

张掖方言“着”的语法化

化炳栋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0日

摘要

西北方言的“着”, 承担动词、处所介词、语气词、体貌助词多种功能, 学界对此多有关。徐丹(1995)、高福生(1999)、杨永龙(2002)、邢向东(2004)先后对“着”的处所介词、体貌助词和祈使语气词功能进行探讨; 罗自群(2011)针对“着”的地理分布和接触性演变进行考察。张掖身处河西走廊, 深受SOV语言影响, 本文结合江蓝生(2016)提出的语法化的诱因——超常组合和语义羡余和范晓蕾(2025)提出的接触性语法演变的机制, 探讨张掖方言“着”的使用及语法化过程。

关键词

张掖方言, 着, 语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of “Zhe” in the Zhangye Dialect

Bingdong Hu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September 7, 2026; accepted: October 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0, 2026

Abstract

“Zhe” in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s bears multiple grammatical functions, acting as a verb, locative preposition, modal particle, and aspectual auxiliary, and has long drawn wide academic attention. Scholars including Xu Dan (1995), Gao Fusheng (1999), Yang Yonglong (2002) and Xing Xiangdong (2004) have successively explored its functions as a locative preposition, aspectual auxiliary and imperative modal particle. Luo Ziqun (2011) has investigate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contact-induced evolution of “zhe”. Located in the Hexi Corridor, Zhangye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SOV-type languages. Drawing on the triggers of grammaticalization proposed by Jiang Lansheng (2016)—abnormal collocation and semantic redundancy—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of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 evolution put forward by Fan Xiaolei (2025),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sag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zhe” in the Zhangye dialect.

Keywords

Zhangye Dialect, Zhe, Grammatic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张掖方言中“着”有动词、处所介词、动态助词、语气助词四种用法，读音有所不同，作动词讲有三种读音：tʂɔ⁵³、pfɔ⁵³、tj³¹，作虚词讲只有一种读音：tj³¹，在语流中弱化为 tj²¹。动词和虚词的相同读音 tj³¹ 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密切。本文着重讨论其虚词用法，分别以着₁、着₂、着₃表示。

虚词“着”与助词“的”同音，这不仅给描写研究带来了困难，对方言使用者学习普通话也有一定阻碍，当地母语者在学习普通话时，常以“的”对译张掖方言中的“着”，如“把碗搁着桌子上(方)> 把碗搁的桌子上(普)”。研究者在记录时，为保证描写与实际语音统一，将“着”记作与之同音的字，如“几个人正打牌底呢[·ti·ni]”。针对影响方言语法调查的同音现象，不仅要分析“本方言”，还要对不同方言中存在的同类或相关现象进行横向对比，以此确定该成分的统一性和差别[1]。本文在描写时，面对字音矛盾的问题，为满足与周边方言与普通话的对比，统一记作“着”。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从共时描写到历时探源，这一方法始终贯彻全文。通过方言比较，可以明确方言事实的性质，为历史演变路径提供证据。单个方言代表的是语言演变中的一个节点，共时平面下多个方言所代表的节点可能并不相同，受移民、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在共时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发展不平衡性，一定程度上能代表语言历时演变中不同时间节点的表现。西北方言作为官话方言的主要分支，其语法面貌的形成与近代汉语关系密切，在研究张掖方言虚词“着”的语法化过程时，必然离不开在近代文献中寻找证据。同时，西北方言与 SOV 语言密切接触，在研究过程中也不能不考虑语言接触的影响，但是语法接触涉及语言最底层的规则，只有在明确的证据链形成之后，才能确定该语法现象是由于语言接触产生的。

本文有关张掖方言的语料，部分来自于笔者调查，主要发音人：柴军，1956 年出生，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人；屈伯泉，1970 年出生，张掖市甘州区梁家墩镇人，部分语料为笔者自拟，笔者为张掖市甘州区上秦镇人，能熟练运用张掖方言。其余非本人调查所得语料，皆注明出处。

2. 张掖方言“着”的用法

2.1. 处所介词着₁

“着₁”一般出现在句式：NP+V+ 着 +NL，根据 V 是否强调动作，或是否具有“位移”义，“着”可理解为“在”或“到”。

(1) 乌鸦站着猪身上——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

(2) 老鼠钻着风箱里——两头子受气。

(3) 你爬着三楼看哈去。

与具有“位移”义、强调动作的“钻”“爬”类动词搭配时，“着₁”只能理解为“到”，但多数情况下，V 强调动作还是状态是模棱两可的，“着₁”理解为“在/到”需要借助具体语境。依靠语境区分“在/到”时，关键在于 NP 的初始位置是否与 NL 一致，若一致，则 V 强调状态，“着₁”理解为“在”，若不一致，则 V 强调动作，“着₁”理解为“到”。

此类句式中的 NL 还可以是时间名词，“着”理解为“在”还是“到”，取决于说话人所处的时间与 NL 所代表的时间有无距离，因为此时的 V 必然具有“位移”义。

(4) 等着天爷亮了你再走。

(5) 搁着我们那时候，白面都金贵的很。

未来的时间是未然状态，与说话人有距离，“着”只能理解为“到”，过去的时间是已然状态，与说话人是否存在距离取决于说话人主观上将自己至于何时间点，因此过去的时间理解为“在/到”皆可。

处所介词“着₁”还可将处所词提前至 V 前，构成 NP + 着 + NL + V + 着哩，此时的处所词只能是地点，不能是时间；V 只能是即可表动作，又可表状态的动词；“着₁”也只能理解为“在”，“着哩”在这种句式是固定搭配，缺少则句子不合法。

(6) 画着₁墙上挂着₂哩。

“着₁”也可以出现在句式：V + 着 + (NL) + 来/去，NP 可以在 V 前，也可以在趋向补语“来/去”后，区别在于 NL 出现时，NP 在趋向补语后必须受量词修饰。当 NL 出现的时候，只能当“到”讲，此时的“着”仍可当处所介词讲；NL 不出现时，则只能当“过”讲。

(7) 碗端着桌子上来/去。 > 拿着桌子上个碗来/去。

碗端着来。 > 拿着来个碗。

2.2. 动态助词着₂

张掖方言中的“着₂”可以出现在 NL + V + 着 + (数量短语) + NP 中，表示某处存在着某人或某物。

(8) 墙上贴着(一副)对子。

此时的 V 强调的并非动作，而是动作结束后的状态，此结构中的 V 多为瞬时动词。

“着₂”还可以出现在“V₁ + 着 + (NP) + V₂”中，NP 也可以不出现。范晓蕾(2025)认为西北方言中普遍存在的“VP₁ + 着 + VP₂”结构偏离了汉语作为连动型语言的基本模式，“着”是作为连锁标记插入由两个谓词性成分构成的“连锁结构”，此时“着”表持续义的功能不再显著，更多的是突出两个谓词性成分之间的关系，这种结构下，NP 只能出现在 VP₂ 后，且西北方言中“着”作连锁标记多出现在动趋式结构，动结式结构不出现[2]。

(9) 那的娃子领着来了个丫头。

“着₂”与语气词组合使用是西北方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如：

(10) 他们的丫头哈尕的块价人哈抱给着俩。(卢兰花 2020 青海湟源)

(11) 我挂画画子着呢。(李倩 1997 宁夏中宁)

(12) 我正想着哩，你就来了。(兰大中文语言研究小组 1963 甘肃兰州)

(13) 正开会着哩。(乔全生 1998 山西洪洞)

张掖方言中动态助词“着₂”处于句子末尾时，后面也常跟语气词“哩”：

(14) 我吃饭着哩。

只有在否定句中，动态助词“着”可单独使用。

(15) 我们家的麦子没绿着。

疑问句中，“着”后跟不跟语气词“哩”，其后出现的疑问标志不同，“哩”出现用“吗”，“哩”不出现用“没”。

(16) 馍馍吃着哩吗？

馍馍吃着没？

2.3. 语气词着₃

“着”作为祈使语气词在普通话和西北方言中广泛存在，邢向东(2004)将祈使语气词“着”分为伴随持续意义的“着₁”和表示先行意义的“着₂”[3]。张掖方言中有“着₂”：

(17) 先不了走，天亮了着。

(18) 甲：你去把衣裳捞出来去。

乙：我看完电视了着。

张掖方言的“着₂”前有完成体标记“了”，当动词后有补语表示动作完成结束时，“了”可不出现。完成体标记“了”也可以紧跟动词，放在宾语前。无论哪种情况，“着”都只能位于句末，充当语气词。当“着”不出现时，句子或不合法，或丧失先行义，句义也随之改变。如

(19) *他吃罢饭。(话未说完)

(20) 先不了走，天亮了。(“天亮了”变为陈述语气，“了”表示新事件发生。)

关于“着₁”，周磊(1995)报道乌鲁木齐方言相当于北京话“着”的助词“底”用在某些动词和表示程度的形容词后，起到加强命令或嘱咐语气的作用[4]，如：

(21) 走路轻底些，娃娃刚睡下。

(22) 看底些，别人是咋怎样做底呢。

张掖方言中，有类似的结构，区别在于形容词后，“着”用于句末，动词后同乌鲁木齐方言一致，如：

(23) 写字轻些着，纸薄得很。

(24) 看着_{着3}些，别人是咋做着_{着2}哩。

3. “着”的语法化过程

乔全生(1998)认为唐宋以来祈使句末的“着”一直是体助词，而不是语气助词[5]，也有学者认可祈使句末“着”的语气助词性质。自晚唐以来，语气助词“着”的用法经历了单一化的过程，功能多被新生语气助词“吧”替代，西北方言受动态助词“VO着”结构影响，保留了部分语气词功能。

3.1. 动词 > 介词

表示“附着”义的动词“著”在先秦文献中已存在，南北朝时，开始虚化，不再单独作谓词，而是与其他动词构成类似使成式结构，王力认为此时的“著”是连上念的，即V著+处所词。此时的“着”有

“在”的意义，但并不是处所介词。

江蓝生(1994)认为从魏晋至元明,“着”不断虚化为介词,同时在语音上也有所弱化。在组合上,以先是“V着”连用,弱化了“着”的动词性,并且与“NL/N”的组合范围扩大,从只能是处所词,到可以是时间名词和一般名词,“着”的功能从表达地点时间进一步扩大,与动词的组合也逐渐紧密,当“NL/N”是地点和时间名词是,在韵律上虽与V连读,但“着”还保留着它的独立性,当“N”是一般名词时,“着”的独立性逐渐丧失,与V组合为动结式,性质也进一步虚化。在结构上“着+地点词”从只能位于动词后,到可提前至动词前,表示“着”的性质进一步虚化,导致它的位置更加自由。“VO受事著N(L)”更像是一种仿古式的结构类推,古汉语中介宾短语“于+处所词”常置于动宾短语之后,“着”具备介词性质后,不可避免在使用中会受到这种类推作用,唐五代以后,这种结构的消失也符合汉语发展过程中对一些语法结构的淘汰[6]。

从逻辑上看,“着”虚化为介词的过程应是:着附着义动词>V+着趋向补语+处所词>V+O+着介词+处所词,只有“着”的意义足够空灵,位置才能逐渐自由。而只有表示“在”的“着”才能提至V前,是因为“着”作介词源于表示静态状态的动作业,表示动态动作的“到”是受到有[+位移]义动词沾染而来的,当“着”远离V时,这种由沾染获得的意义就会丧失,为了表达的需要,就只能选择其他的介词,如:

(25) 书搁着桌子上。 > 书往桌子上搁。

3.2. 动词 > 动态助词

“V着”在南北朝开始虚化,走向处所介词的同时,也开始了一条向动态助词虚化的道路。动态助词“着”继承了表示处所的“着”,经过了只能表示静态的过渡阶段后,在北宋时出现了表示动态的“着”,此时“着”才真的成为了动态助词。

范晓蕾(2025)认为西北方言的动态助词“着”在非完整体中涉及“着”的是否强制性出现以及“着”与VO的位置两个问题。“着”的位置有:甲式V着O(汉语原生格式);乙式VO着(创新格式);丙式V着O着(融合型格式);丁式OV着(仿照型格式)。它们与语言接触的深度有关,演变顺序为甲>乙>丙>丁。乙式作为西北方言中最常见的接触类型,在四种典型非完整体的蕴含关系如下:存在型状态<附着型状态<时段进行<时点进行。

张掖方言以乙式VO着为主,见表1。“着”位于句末式,常跟语气助词“哩”构成固定搭配。

Table 1. The durative aspect in Zhangye dialect

表 1. 张掖方言持续体

	静态持续体		动态持续体	
	存在型状态	附着型状态	时段进行	时点进行
句式	甲/乙	甲/乙	乙	乙
例句	门口站着警察/ 门口站警察着哩	那今天穿着羽绒服/ 那今天穿羽绒服着哩	我这两年一直吃药着哩	我吃饭着哩,那来了。

静态持续体中,甲式的否定形式排斥甲式,而是选择用乙式。

(26) 她怀里抱着娃娃。 > 她怀里没抱娃娃着。

> *她怀里没抱着娃娃。

肯定式接受甲式，否定式却排斥甲式，原因在于乙式“VO 着”对甲式的入侵。动态进行体的肯定和否定形式都只能用乙式，静态持续体的肯定形式用甲式或乙式均可，但否定形式只能用乙式。汉语里成熟的体貌词被公认为要用于表示非将来事件的已然谓语中，“着动”比“着静”语法化程度高，张掖方言中保留甲式的静态持续体也不能用相应的否定形式，这与汉语自身语法化程度的高低无关，主要是受到语言接触的影响，使得甲式处于弱势，不断被乙式及其相应形式入侵。静态持续体的肯定形式以甲式为常正是它保留汉语核心阵地的表现。在其他语法化程度高或者语法化排斥的领域更容易被语言接触的创新模式入侵。

“没 + V + 着 + 数量短语 + O”不成立，但构成对举结构时，会受到肯定形式的“V + 着 + 数量短语 + O”的影响，“没 + V + 着 + 数量短语 + O”结构会短暂获得合法性。

(27) 她怀里没抱着两个娃娃，抱着一个。

但此时的语义将不再是某处存在或不存在某物，而是某处存在的是或不是某物。()的意义是她怀里抱的不是两个娃娃，而是一个。

3.3. 语气词“着”的发展

邢向东(2004)将祈使语气词“着”分为伴随持续意义的“着₁”和表示先行意义的“着₂”。“着₁”的源于在唐代便存在的祈使语气词“着”，从唐至宋元，祈使语气词“着”的使用范围、频率都在扩大，从明代开始，语气词“着”分化为“着₁”“着₂”，但“着₁”的适用范围逐渐单一化，并且受到“吧”类新生语气词的冲击，使用频率也在减少。在西北方言和晋语中受到动态助词结构“VO 着”的影响，才保留了“着₁”的用法，且使用频率并不低。张掖方言的“着₁”的保留程度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受“VO 着”的影响，难以区分是语气助词还是动态助词，如：

(28) 你在家觑着，我给他帮忙去来。(你在家待着，我去给他帮忙)(邢向东 2002，引自陈若雨、陈前瑞 2025)

(29) 你在家蹲着，我给那帮忙去哩。(你在家待着，我去给他帮忙)(张掖方言)

邢向东(2004)谈到焉耆话和西宁话中的“着”，认为它们是否为语气词需要进一步讨论。前文提到核心谓语后的“着”具有显著的时体意义，因此此类的“着”虽带有表命令的祈使语气，本质上未脱离动态助词。

(30) 娃娃，你听的。(焉耆 刘俐李 1993)

(31) 你听着，我给你说。(西宁 张成材 1994)

前文提到的周磊(1995)报道的乌鲁木齐方言中“着₁”的用例，张掖方言中的“轻些着”相较于“看着些”，在位置和意义上更具有纯粹的语气词性质，“些”作为助词表示程度，“着”距离核心谓语位置远，说明语法功能和意义越空灵，位置越自由。

(32) 走路轻些着，娃娃刚睡下。

(33) 看着些，别人是咋做着哩。

这并不是说动态助词在向语气词转变，因为祈使语气词“着₁”在张掖方言中是弱势，并不具备同化动态助词的能力。“着₁”在历史演变中功能不断单一化，最终只表示伴随持续义，受西北方言“VO 着”语序，使得“着₁”在西北方言中保留了下来，但是在张掖方言中，“着₁”的保留程度并不如其他西北方言，由于“VO 着”的“着”是动态助词，且有语气词“吧”等侵占“着₁”的领域。在动词后的“着₁”更容易被重新理解为是动态助词，反而在形容词后的“着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语气助词的作用。

“着₂”作为语气词“着”的进一步发展,与“着₁”在来源上有所不同,学界对“着₁”来源尚无定论,但是“着₁”在后续发展中与动态助词“VO着”句式关系密切,这在现代西北方言语气词“着₁”的使用中得到了证实。对于语气词“着₂”的来源,邢向东(2004)认为是“着₁”在祈使句中与动词“等”或时间词“先”组合后使用后产生了先行意义,逐渐从由“等……着”共同承担先行意义,转变为由“着”单独承担。陈若雨、陈前瑞(2025)认为祈使句是“着₂”先行语气产生的必要环境,但真正的动因是“着”的非完句特征,即“着”能够处于两个谓词性成分之间起连接作用,当后续谓词性成分在对话、语境中被隐含,则必须通过特殊语用解读来实现完句。祈使和对话环境为后续谓词性成分的隐含创造条件,特定的语境使得“着”获得了新的解读,表先行义的“着₂”由此产生。因此“着₂”并不是对“着₁”的发展,而是动态助词在特殊语境中重新解读后的产物。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着₁”和“着₂”在方言分布上的差异。

综上,张掖方言中“着”从动词向语气词演变的路线基本明确,自魏晋南北朝开始虚化,在唐代衍生出介词“着₁”,与此同时祈使语气词“着”出现,宋代介词“着₁”衍生出动态助词“着₂”,最晚在明代“着”可以表示先行和祈使两种语气。发展至今,介词和动态助词功能完整延续,语气词只保留“表先行”的功能。

3.4. 连锁标记

范晓蕾(2024)认为西北方言的“着”广泛存在一种不见于其他地区的“连锁标记”用法,即“VP₁+着+VP₂”,起到隔离两个连用的VP并标识其语法关系的作用,不具备时体意义。我们将范文中的连锁标记分为两类:A类:张掖方言不用;B类:张掖方言使用。其中A类包括普通话中表伴随和承接的连动式,属于连动式中的基本结构。B类包括表示言说关系的动宾式,表示同指关系、方式修饰关系、异体致使关系的特殊连动式和使用“着”的动趋式、状中式和使役式[7]。范晓蕾(2025)认为“VO着”结构在西北方言中的扩展有两个方向,一是在典型非完整体内,由时点向其他三种典型非完整体扩展;一是由典型非完整体向特殊的非完整体扩展。我们认为连锁标记的扩展也存在这样两个方向,一是在典型的结构内扩展,表示伴随和承接关系的连动式最抗拒连锁标记的介入。一是向外在特殊结构扩展,性质特殊的结构更容易接受连锁标记的介入,原因在于特殊的结构在汉语中稳固性不如典型结构,连锁标记的出现受到了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影响,在根基不稳的特殊结构中更容易出现。

学界对于西北汉语中连锁标记的观点基本与语言接触有关,范晓蕾(2024)基于汉语与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的对比,认为不见于其他汉语的连锁结构是西北汉语与民族与接触发生妥协性创新的结果,张掖方言也证明了这一点,汉语作为连动型、无连锁标记语言,在张掖方言典型的连动式结构中,不见连锁标记“着”,而在非典型连动式中,与其他西北方言一致,都强制使用连锁标记。

前文提到张掖方言的介词“着”会出现省略NL的“V+着+来”结构,此时“着”相较于介词进一步虚化,既不是介词也不是动态助词,相当于共同语中的“拿过来”,但“着”即不能与“来”组合,形成相当于“过来”的趋向补语,也不能与“拿”组合,形成相当于“拿着”的“动词+动态助词”的结构,它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从语义看,“拿+着+来”隐含着一个对话双方都知道的处所,在实际语流中省略了NL,结构省略导致“着”进一步虚化,变得不再像一个真正的介词。妥协性创新强调保留自身核心框架,吸收对方关键特征,西北方言的“着”是语言接触双方有无连锁标记矛盾的妥协点,因此可见连锁标记“着”视为西北方言虚词“着”受语言接触影响进一步虚化的成果,它可以是西北汉语中介词“着”、动态助词“着”的虚化结果,在适用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其核心的语法功能也在不断被磨损,最终成为一个标记。这也是为何在张掖方言中“拿着来”的“着”带有介词影子的原因。

但连锁标记的来源不太可能是语气词“着”的虚化结果,首先语气词已经处于虚化的终点位置,其

次语气词需处于句末的强制条件相较于可处于动词之后的介词和动态助词，更容易使汉语接受连锁标记的渗透。

4. 结论

张掖方言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宋西北方言，虚词“着”读音上保留较古老的 t 声母与 i 介音，但在语气词功能上则体现了易受强势方言入侵的弱势性，仅保留了表先行的用法。张掖在历史上是语言接触的核心地区，动态助词适用范围不断扩展，核心语法功能逐渐磨损，与 OV 型、有连锁标记语言接触，以虚词“着”为切入点，发生妥协性创新，语法化为连锁标记。近现代以来受中原官话和共同语的影响，语言接触不如河湟地区密切，连锁标记为扩展至典型的连动式。西北方言的连锁标记功能来源于民族语言，形式属于汉语本身，不可避免沾染汉语本身的语法意义，因此张掖方言中的连锁标记带有类似结构中的介词和动态助词的影子。

河西走廊作为连通西域的要道，历史上多次大规模屯兵移民，现在的河西走廊方言不仅受民族语言接触的影响，也受到汉语其他方言的影响。受外界因素影响停滞的语法化进程，是我们研究西北方言语言接触的重要证据。

参考文献

- [1] 吴继章. 河北魏县方言与“着”有关的两个问题[J]. 语文研究, 2006(1): 54-60.
- [2] 范晓蕾. 从西北汉语“着”看接触性演变的限制与机制[J]. 中国语文, 2025(6): 655-672, 766.
- [3] 邢向东. 论现代汉语方言祈使语气词“着”的形成[J]. 方言, 2004(4): 311-323.
- [4] 周磊. 乌鲁木齐方言词调[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 [5] 乔全生. 从洪洞方言看唐宋以来助词“着”的性质[J]. 方言, 1998(2): 150-156.
- [6] 江蓝生. “动词 + X + 地点词”句型中介词“的”探源[J]. 古汉语研究, 1994(4): 21-2720.
- [7] 范晓蕾. 西北汉语助词“着”的比较研究: 接触性演变的一种新模式[J]. 语言暨语言学, 2024(2): 361-399.